

括

異

志

括異志卷第七

張龍圖

龍圖張公燾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直為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師稅宅於汴河南小巷中居常閉關一日有人叩門頗急大呼曰小師入去何故便不放出張起視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之校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姓娘是夕生燾燾景祐元年第進士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黃衣使者逮至一府宏麗如宮闕

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辯致曰非敢
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吾為若言少
選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通曰張
燾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悟汗流浹體景元神
骨清粹襟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謫者歟 事
聞之張容省元云

孫副樞

寶元中副樞孫公沔自小諫以言事左遷監永
州市征嘗夢一道士喻以牽復之期又曰吾有

少田在部下為人所盜可為正之俄而孫移倅
長沙因祠岳廟遍游道觀佛寺至九仙觀見王
真人像克肖夢中之見者詢其公財歲入則云
有田數百畝為鄰畔有力者所侵遂檄縣窮究
盡取故田還之觀乃梁天監中建後廢唐刺史
張觀復加營構庭有磐石如壇上可坐三十人
九仙者皆輕舉於是地晉道士陳興明施存尹
道全宋徐靈期齊陳惠度張曇要梁張始珍王
靈輿鄧郁之也 建昌李觀撰祀章岷書石

芙蓉觀主

慶曆中有朝士冒辰赴起居至通衢見美婦三十餘人靚妝麗服兩、並馬而行若前導俄見丁觀文度擁徒按轡繼之而去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侍之衆多邪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向曰觀文泊宅眷將游何處對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耳時丁已在告頃之聞丁卒

辛都

官子言云

曾屯田

屯田外郎曾公奉先嘉祐中知惠州守居有蔬圃役老卒守之灌蒔尤力凡曾所欲之物必先致之呼而問之汝常逆知吾意何也老卒曰偶然耳再三詰之但唯、而已曾自此善待之時賚之以酒食一日薄暮老卒白曾曰荷使君厚顧其非碌、者今夜三鼓乞使君一到園中有秘術上聞曾欣然許諾及期將其公服詣之家人皆曰豈有郡守夜半公裳謂一老卒哉遽止黎明報園子物故仍於腰下得白金數千兩曾

惋歎不已買棺殯于野數月有人自廣州來園
卒附書為謝視其墓四周摧陷極悉破露發之
但緼袍中屨在焉曾以謂尸解也追悔自咎者
累月因而頗失心

郭上竈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天禧中嘗以備雇淪湯
滌器于州橋茶肆間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
者形貌瓌偉神彩凜然屢問于郭郭亦既疑其
異人又竊覘於袖間引出利劍郭私念曰必呂

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於前曰際遇先生願為僕廝呂不顧東去郭乃尾後至一閒處呂回顧曰若真欲事我即可受吾一劍郭唯、延頭以俟引劍將擊郭大呼已失呂所在乃在百萬倉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裏外幽僻之所無不至見人必熟視良久方去問之則曰我尋先生自此十年餘不知所在天聖末有趙長官者家居磁州邑城鎮之別業忽有丐者緼袍而來見趙再拜曰某郭上竈也趙亦嘗識之

遂問見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之見今為大數
垂盡故來求一小棺以藏遺骸趙大以為妄問
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為汝買
棺仍告曰棺首開一穴將一竹竿通其節挿穴
中庶得通氣趙雖唯之殊謂不然明日午時汲
水浣身卧槐下遂絕趙大異之為造棺河朔乏
竹取故傘柄通其中挿棺首瘞之於河岸仍恐
為狐犬所發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
水泛漲數日乃退趙慮其柩為水所漂策杖臨

視其棺果露而四際亦開以杖撥之但見敗絮是亦尸解矣。趙嘗為先君言之如是

牛用之

道士牛用之真定人幼逮事常鐵冠常鉄冠邢

州人有道術祥符中得召見

後隱泰山復游天

台頗得考召符禁之術自餘杭游姑蘇落魄不事儀檢好飲酒啗葫蒜犬肉或傳其有道術者人不之信慶曆中薛公純中舍監蘇州帑征嘗外嬖一官妓其妻李氏性悍妬不勝忿怒謀害

其夫俟薛醉歸以刃賊其要害家人救之獲免
會李之父母過姑蘇聞之俾其弟持藥飲之而
斃即夕為厲于薛氏擊戶牖碎器皿或滅其燈
燭或嘯於堂廡遂召巫覡辟除之不能去不
得已乃告牛曰此細事今夜可除之乃設酒饌
於正寢召數客共飲既夕牛設一案於庑下上
置銅鐸始乙夜鐸忽鳴訟案足而下去地尺餘
如人携持鳴振而去久乃不聞牛曰俾追捕女
厲耳逮四鼓鐸聲自南來俄頃入門坐客如負

冰雪毛髮盡植牛乃取一榻臨案而坐如有所
詰問曰汝謀殺夫死實其分得不棄市乃大幸
也安得更為崇厲以擾其家少選又曰汝若不
見聽吾當請帝銅汝於石室中如止要冠珥桂
襦之類翌日當與汝遂丁寧誠勵遣去明日遂
具其所要洎楮錢數十萬燔之城外女屬自茲
不至牛後亦不知所在鬱林州推官崔迪其夕
與牛同飲於薛氏之館目睹斯事

畢道人

畢水部田潭州人有季父幼嗜酒不治生嘗遊
江湖間衣弊褐携一扇懷袖間置沙數合偶有
所適則藉地取沙寫風雲草木蛟龍禽獸之字
以扇扇之殆盡乃欣然而去嘗有賈姓者過洞
庭方離岸為暴風所漂幾至沉溺忽見一人循
岸以扇招之入舟漸逼岸遂獲免賈德之默記
其形狀及舣舟尋之不復見矣旬日賈到長沙
偶於闌廡見之邀歸酣飲出金帛衣物為謝畢
曰汝舟免溺余何力焉固辭不受強之乃取衣

服數事旋以施貧者一無所留其後竟不知所
在 得之李林宗秘校

段穀

段穀者許州人累舉進士家豐于財後忽如狂
日夕冠幘衣布袍白銀帶行游廛市中謳吟云
一間茅屋尚自修治信任風吹連簷破碎斗栱
邪歌看、倒也 每至倒也二字即連吟三五句
方已 墻壁作散土一堆主人永不來歸遇其出
入則有閭巷小兒數十隨而加焉人以狂待之

不以為異慶曆末病死權厝于野後數年營葬
發視但空棺耳

王允成承制在許州親見之

方道士

方道士失其名不知何許人隱于塗陽之西山
磁州有護國靈應公祠每歲二三月天下之事
神者四集所獻奇禽異獸巧工妙伎珍肴異果
無所不有至期鄰郡之事本亡字人多會於祠
下遊覽宴聚以至夏初社人罷去乃歸方道士
無歲不來常以九蒸黃菁以遺交舊一歲忽不

至皆謂徙居他山或以為物故明年春城隍廟
神座後有死人埃塵厚且寸餘官吏將檢視忽
振衣而起乃方道士也復陪諸君酣飲月餘乃
去自是不復來 閻之學究向知古云

高閻

高閻蜀人也本姓向名良少為郡吏抵罪亡命
遂易姓名焉雖眇一目而神檢高爽善詩來徃
江湖間深得養生之術飲酒至數斗不亂許郎
中申為江東轉運使每按部必拉之同行嘗議

舟貴池亭有九華李山人者與高有舊因謁許
廷之使飲各盡二斗餘殊無醉態高取釣竿謂
李曰各釣一魚以資語笑然不得取蟹乃鉤餌
投坐前甕罇中俄頃李引一蟹出高笑曰始約
釣魚今果取蟹可罰以酒也後死於滌之瑯琊
山僧寺將終以玉笛授僧曰此用元中寧王所
吹者然不知是否時已幾百歲矣 許申孫子
聞誨言

孫錯

孫錯不知何許人也祥符末嘗讀書於鎮州西山之書院一日採藥迷入深山見茅茨數間有道士据榻而坐孫再拜問歸路道士俾坐熟視曰窮薄人也今旣遇我當使汝足於衣食旣而與丹砂一塊如拳又授以一符曰可以召鬼及教以符傳本篆字謂曰今歲河朔大疫汝以此砂書符售之一符止取百錢不可過也召鬼之符止可一用蓋救汝之禍也再用則不靈汝其志之旣出山鬻符于市果能愈疾錯遂市一牛

騎之戴鐵冠披絳服流轉至大名府時太尉王公嗣宗守魏擒而械于獄將以妖誕惑衆黥配之錯謂獄官曰錯非造妖者間遇神人見教耳乞乘間白之言錯能令人見鬼及其祖先王聞之乃曰昔劉根嘗有此術命釋縛試之果然遂送闕下補司天監保章正專主符禁事後砂盡術衰遂逃去寶元中嘗詔天下捕之

楊貫

楊貫開封府寧陵縣人也嘗兩舉進士不預薦

送即改業明法人或笑之曰我誦法令苟得入仕則官業已精熟矣一夕夢五色光來自西南入寢室光中有一道士叱貫令起謂之曰汝逮今三為人矣始為屠次為人女既笄而自縊今乃得為士人爾頂有戴笄頸有投繯之痕尚在可視也貫曰人之膚理萬狀安可便以屠者洎女子相誣乎道士曰爾以為不然耶遂懷中探一鑑令視之則鼓刀施朱之狀宛然貫即再拜謝又乞諭向去休咎道士曰爾壽過中年官至

今一既寤而大異之明年遂得明法出身治平
二年調邛州錄事參軍今沅州推官呂昭吉時
任司寇屢與之飲數爵之後則頸上縵迹甚明
詢其故貫其言夢之本末及披髮見肉胠圓五
六寸若窠數然年逾五十授潞州潞城縣令到
任而終

張酒酒

道士張酒酒失其名不知何許人天聖中主西
都張水縣之天禧觀善泮鑑經其手則光照洞

激他工不可及或時童稚持鑑來沿者遇醉則
或抵破之或引之長三尺小兒驚呼乃笑曰吾
與若戲乃取藥傳其上以敗氈覆之摩拭良久
清瑩如故得錢唯買酒未嘗一日不醉一旦拂
衣入王屋山立而尸解於藥櫃山中始村人見
有人立於岩石之上久而不去經旬徃視之故
在遂聞於鄉耆夫就而察之乃一道士拱立且
殭也耆夫以為不祥推仆之邑尉檢視頂有一
竅如雞卵大殊無血漬面色如生尉聞耆夫推

竹鞭之即瘞放於解化之地

括異志卷第七

括異志卷第八

襄國張師正纂

明叅政

明叅政鎬器識恢敏才學優贍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叅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馳至岳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厭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庭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熟視乃叅政也旣而杖背二十駭出我不覺大呼遂

奔騎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象
覩具述所以明曰然又云明始病數日即似荒
亂有郎官某人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
俾召至謂曰何以不來相視郎官曰此為叅政
暫請服藥假不意實抱疾耳明曰曾見無頭鬼
語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冷乎曰已食矣又曰
豈未餽湯劑乎曰已屢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
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
郎官使聞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語乃胸中

出向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命攻討外圍旣固攻
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
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寃於我病
其不起乎數日遂卒夫為將三世道家所忌謂
攻城野戰玉石難分耳明以己之私忿殺無罪
者宜乎見屬於垂死嗣續汨而不振也

徐學士

熙寧中徐學士禧始受職官中書習學公事自
豫章侍親之闕下舟行次彭蠡湖昧爽而行期

早抵南康軍俄而水面白霧四起始慮風作促
舟人疾棹未四五里霧稍開見二朱漆萬斛巨
艦旌旗赫奕搖櫓者肅而不譁相去百餘丈東
南而逝未二三里又見朱艦間以金碧旛旒尤
鮮華亦相踵而去少時又逢二白艦載甲士數
千戈戟森列尾三舟而行徐之舟人既見俛不
敢正視然望其船遠而益小泊抵他岸皆若一
獲宮庭湖廣水經丹載其靈近傳有小龍者多
出處其中豈其靈變耶

徐學士嘗言

魚中丞

中丞魚公周詢天聖四年第進士甲等初命大理評事知濟州金鄉縣嘗晝卧書閣中有守閤老卒入白事但見烏地蟠於榻矯首冠幘叱聲甚厲卒走出呼侍吏共視之乃見熟寢未寤後至御史中丞而卒

張都官居方云

祖龍圖

祖龍圖無擇始登第倅通齊州歲餘得告歸蔡州營葬事畢復任後春季檢視官物于禹城縣

過石河灘沙中得片石上有數十字乃葬其先
君之誌也遣人視墳壠無一抔之缺竟不測其
所從來 范郎中微之言

尚寺丞

司勳外郎尚公霖祥符末以殿中丞知夔州巫
山縣有尉李某者山東人頗幹敏一旦疾病尚
聞其委頓日往臨問曰萬一不起可以後事告
也尉曰願以老母幼女為託公儻垂仁惻某雖
死敢忘結草之義乎尚泣然愍之既死出俸錢

送其母及骨函還鄉里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
李如平昔拜且泣曰某懇求於陰官今得為公
之子以此為謝耳是月邑君妊娠明年解官訟
流赴闕或遇灘險隱約見尉在岸上指呼將抵
荆渚又夢李報曰某明日當生府中必送一合
來宜收之翌日果誕一男子府尹以合貯粟米
遺尚曰聞邑君育子以為糜粥之具因字穎曰
合兒穎性純厚敏於行而篤於學官至大理丞

張稚圭說

高舜臣

大一名府進士高舜臣嘗言其從兄祥符中為
 衙校董卒數百人伐木於西山一日入山督役
 迷路聞樂聲合作於山谷間尋聲視之見婦人
 數十衣服華潔執笙等會飲于礪石上居席首
 者召高坐其側亦及以酒看謂曰吾欲婦汝何
 如高但愧謝又曰汝今歸寨中吾將繼至是夜
 果往高亦恍然不測自此遇夜即至室中帳幃
 枕褥之具備設曉復失之若此者連一月役兵

取煉既畢與高同歸高之父母聞之大驚曰此子為石妖水魃所惑也因即東廡而居家人視之則裝寢之具冠衣之類悉已張陳高氏家人亦罕見其面或見其冠珮或見其扇襦而已家扁相與憂懼慮久而致一禱乃召巫覡具符水禳詛之術女子笑謂高曰我豈妖怪害人者何見疑之深也儼然殊不顧高氏家亦與柰之何居半歲高氏會客烹牛為饌女子見而大駭曰我以君積善之家故願奉巾櫛於子亦將福汝

家不意暴惡之如是君家固不當留亟送我歸也高白其父母聞而大喜立俾其子送之去西山數舍其夜不至高亦不敢復前但望山悵恨而歸高氏子竟亦無恙大名進士陳倫因言神怪而及之亦未以為信治平初予為大名鈐兵進士王詹亦道其事與陳說正同舜臣後以累舉推恩得州長史

王慶

諸司副使王慶皇祐中差知豐州性剛暴刻而

少恩一日視事忽覺頭昏痛不可忍捫其首生
兩角僅二寸許數日大叫而死

有李顓者景初登進士第性豪蕩不檢邢州
觀察推官病疫死既斂其頂髮如珠有二角長
一寸餘左藏朱允中大邑主簿王綱言

孫翰林

慶曆中揚內翰偉郡封坐堂上見一老嫗蓬髻
敝衣迳入子舍詢何之不應頃之復出語云郎
君教我來老息婦不敢自專遽呼左右逐之出

中闔即不見乃召子婦詰之云老嫗言來日郎君欲就息婦房中宴飲方責其妄語即便走出舉家驚愕翌日宅中濃霧昏塞子舍尤甚辛整口鼻不可嚮通闔不能開久之闔語笑歌管之聲自辰至申昏霧漸釋排戶而入詢其所以云有一少年與我懽飲器用珍麗筵設華煥飲饌音樂無不精美我亦忘身為楊氏婦也然精神頗亦失常即召劉捉鬼者禁劾之不能已聞翰林孫郎中專主符禁亟俾視之曰此鬼窟在

東南三十里將為神矣何敢為如此事遂書二符致婦寢室之門又曰知某今日到宅明日定不來更一日必至宜令其夫泊女使二三人守之鬼若不得入婦室當變怪于外蓋欲誘之出也出則不可治矣越一日果至雖昏霧如初獨不入子舍俄而郡封中惡婦欲奔視制之不得出少時霧氣鮮散郡封亦復故孫乃與楊公假靜宅作壇奏章自茲不復來孫云已囚海上石室矣

慶州察推張偉嘗言之

黃遵

黃遵者家興國軍性疎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母篤孝凡得畫直未嘗私畜供甘旨外悉歸於母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暖母不敢斂是夕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紙筆圖一人形容良久乃語始入一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閣吏通曰興國軍黃遵今追到有吏向遵曰爾黃遵耶遵曰唯前謂吏曰遵未嘗有過何以見速吏曰

爾筭盡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號泣拜曰母老
無兄弟乞終母壽吏曰此不敢與聞遵拜泣不
已吏哀其誠乃曰俟主者來若自告之移刻兩
廡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軸簾東北隅有戶
洞開朱吏數人前導見一人紫衣金帶者升堂
坐諸吏僅百人列階下致恭畢分入諸局始見
領數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訊訖駈出
已而呼遵問里閭姓名遵號慟叩頭拜曰念母
老無兄弟遵若死母必餓殍乞終母壽遵叩階

額血濺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久乃謂曰汝
母壽尚有十餘年念爾至孝許終母壽紫衣以
筆注其籍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出復呼之命
俯階祀問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是乎遵曰
愚昧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否遵曰凡
目豈識神儀曰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
視吾貌歸人間寫之然慎勿多傳若所傳惟肖
恐人間祭祀不常返昏吾慮記之勿忘自後遵
在興國凡所寫者三本正一畫於地藏院二為

好事者所取厥後十年母以壽終既葬服除遵
一日徧辯親識因大醉數日而卒
前進士朱
光復嘗遊興國軍熟知其事

劉德妙

寶元中夏英公為陝西路安撫招討使駐兵鄜
時嘗與僚屬言向自知制誥出守安陸郡有羈
管婦人劉德妙言事頗中因呼而問之爾有何
能為丁晉公所知劉曰某本捧日軍之營婦也
嘗出詣親家憩於汴上柳陰忽一人巾幘紫袍

就已而坐云是扶溝縣錄事有事之府溺水而死訴于陰官俾我復生至則身已壞然尚得處於陽間今欲憑附于汝我能知人未萌之休咎言既驗人必以慙謝汝若事我以此為報其懼不敢吞泊歸鬼亦隨至他人不見也夫亦不信則夫婦皆苦寒熱嘔洩不得已事始則火伍中人来占事悉驗俄而里巷皆知既而公卿之家呼召相繼晉公不欲營婦出入卿相之門遂度為女冠丁公南遷某亦連坐編致斯郡實無他

術但萌于心則鬼知之夏曰吾心有一事爾知之否劉曰知之但乞先書而糊其外方敢言也其是時善家質干執政求知益州遂屏左右書畢封置于案劉言如所書仍云事亦不諧既而果然弔權酒於彫陰具聞其說

稅道士

景祐中利州道士稅某善妖幻洎符禁之術利之富民或有所求不與者即為壇於密室置大桶於前被髮仗劍迫其鬼神入桶覆之以石其

人乃病然後假以符水或祠醮謝以財乃去石
遣之其人遂愈市井有鸞籠餅泊諸商者求之
即愈不爾遂化為白鴿飛去或即虫出利人皆
神而畏之嘗怒一僧遇野外作法叱之僧足如
植手亦不能舉恣行鞭箠僧密訟於官命賊曹
擒捕先沃以犬彘之血術無所施獄具遂斬于
市

寇萊公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

唐郎中涓方為郡夕夢有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驚愕出郡迺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仍出諸子羅拜唐新飭韜藪致廳之左寇既歸其子拯白其父曰適者寇屢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詢牙校何人知我欲此遂對以十四秀才既而力為延譽拯於孫漢公榜等甲成名

魏進士

建州進士魏某者富有詞學履行溫愍家亦頗
 豐天聖中屢冠鄉書既預計偕夢一衣緋衣人
 命徒執之棄市始謂必捷科第既而不利於春
 闈凡三舉皆然後歸鄉閭有鄰里少年對語不
 遜因掌之即仆地死警卒捕送于官時裴郎中
 守是郡聞其學行為衆所一推欲罷法脫之闔
 郡官吏亦為之言而魏白郡守曰某殺人償死
 職也安敢仰累明公某三預薦書必夢緋衣人
 命徒執赴市就刑今明公姓裴乃緋衣也某避

迨一掌致人於死市死乃前定也將刑一郡士
庶無不為之嗟惜 管師復言

德州民

德州德平縣民某氏者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
頗豐厚其弟素貧傭以養母兄未嘗有甘旨之
助也慶曆中新構瓦室三楹所居前後植柳數
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電野火數頭相逐繞
其居折柳盡斃牙擊屋瓦明日視之無一瓦全
者泥淖中足迹長二尺餘柳樁悉長三四尺皮

盡剝瑩滑如削遠近居民悉取而藏之予嘗親
至平原人說如此亦見其所折柳枝

括異志卷第八

括異志卷第九

襄國張 師正 纂

毛郎中

毛郎中晦熙寧初年惟一妻一子處家于荊州常有一女厲朝夕在其家語言歷歷可辨自稱田芙蓉家人出入動靜無不察也言與邑君有宿冤或問何不遂報之渠尚有數年壽耳然所須之物徃徃應索而至久之厭苦邑君謂曰吾為汝修功果能他適乎鬼曰善因賂二僧俾誦

佛書具疏燔之鬼去數日復來曰僧之誦經妄
矣止誦一卷餘則未嘗讀也是以獲來詰其僧
果然鄰家毀之曰此邪魅也何足畏鬼大罵發
其帷幕之私曰此乃邪爾常曰我今往瓦市遊
看毛密遣僕浚探其伎藝者歸而詢之一皆符
合其後毛之子中庸調補永之祈陽簿舟行次
石首縣鬼繼至曰解纜何故不相告俾我晝夜
奔赴百餘里足今斲矣至零陵二歲邑君卒鬼
自是而絕余在荊州親見

崔禹臣

崔禹臣熙寧初以職官知濰州北海縣冬夜坐書閣中窓外有小圃圍若環珮聲又如往來誦佛書者月色微亮窓視之見一物長七尺餘周身白毛熠燿口中咄咄不已遽呼從人擒之乃鬼也面黝髮蓬身紫藻荇冰乳四垂行則丁冬遂以挺毆之大呼曰我爲若有災來此念經消禳何謂捶我也即命左右互以巨槓痛擊終不能斃刃之不傷火之不灼但覺縮小長三尺

許遂錮縛既曉投之大水良久躍高丈餘已復
如舊少選遂沒是年崔以公事失官崔亦自
有傳 陳向秘丞言

張郎中

張郎中薦高密人登明經第山東風俗遇正月
取五姓處女年十餘歲者共卧一榻覆之以衾
四面以箕扇之良久有一女子如夢寐或若刺
文繡或若事筆硯或若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
扇平天下以乞巧薦有女十餘歲因卜有一仙

女日來教之遇其去即留一女童為伴他人弗見自此凡女工音律書札不學而自能歲餘女晝寢忽驚呼而覺曰仙女今日上天赴會令我與童子偕在園中嬉遊園有一井覆以巨石戒童子曰勿令此女窺井也仙女既去我遊發石觀之見群鬼異形怪狀攀緣爭出我驚呼童子遽取棊亂捶鬼復入取石窒之自此仙女怒而去既笄而嫁生數子先君與薦善熟聞其事

張司封

建州有張氏夫婦俱四十餘無子居近城隍廟
屢禱於神以求繼嗣歲餘夢神告曰汝夫婦分
當無子我念汝告禱之虔今以廟中判官與差
為嗣既而其妻妊娠生一子名伯玉第進士舉
書判拔萃歷臺省仕至主爵正郎典數郡而卒
其才藻廉勁為當世所尚而嗜酒不修飭垢貌
蓬髻如土偶判官焉

薛比部

薛比部周至和中以殿中丞知益州成都縣其

妻卧疾二婢致藥以殺之薛執二婢送官劾之
伏罪一婢姪娘已數月薛以牒訴其詐遂俱就
戮既而婢與所姪之子形見其室訴于薛曰兒
不當死何以枉害我晝夜聆其語然家有吉凶
鬼亦以報薛後監鳳翔府太平宮則鬼不至他
所則來嘉祐中薛自尚書外郎出典涪州行至
始平縣鬼曰公將死無用往即乞分司歸長安
不逾年遂卒

評曰父母殺子於官理置而不論矧在胞中

形氣未具者乎而遽有冤死之訐豈釋氏所謂冤宿世者如是耶

張靖學士云

陳良鄉

進士陳良鄉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赴禮部試十月至長沙夢一人引導入巨艦中見一道士自稱清精先生與之談論辭語高古而義理遠博謂陳曰吾已薦子於堯為直言極諫陳曰堯今何在曰見司南岳陳曰堯乃古聖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堯人間之帝也秉火德

而王棄天下而神位乎南方子何疑焉陳薛以
名宦未立俟他日應乃許以十年為期既寤甚
惡之為異夢錄以自寬明年登甲第調全州判
官道出岳州南一驛偶晝寢夢使者持檄來召
遽驚覺喟曰豈堯命乎同行相勉以夢不足信
復執書帙卧讀之晚食具呼之已卒矣夢中約
以十年乃自得夢至卒正周十月耳豈鬼神不
欲明言以一月為一年乎

羅著作

著作羅紹漢陽人居府五通神祠其隣家歲畜
一豕以為祀神之具豕無欄養多壞羅之藩籬
入其宅且穢汚之羅屢誡其隣殊不少聽紹父
擒其豕截去一耳鄰人見之不勝其憤日夕訴
於神且云此豕本是神所享今為羅某所損歲
已之祀願神速報之既而生紹與其弟各無一
耳余親見之五通神能禍福於人立有應驗其
可駭哉紹進士及第終著作佐郎云又公安富
民鄧氏者少時因見二犬交而戲以刃斷其勢

後生二子俱閹初為荆南牙校其狀貌真閹也
事與羅紹相近故附之 辛都官子言錄

陸長緒 目錄作長孺

陸長緒吳郡人第進士以職官知襄州穀城縣
其為政務疾惡而遂至外暴察苛急視群吏若
仇讐朴槿殆無虛日一日晚坐廳前有黑犬自
門直入怒目狂吠躍而升廳陸號呼群吏競持
挺逐之八吏舍忽不見既而陸妻死遂百鬼進
其舍陸子幼有數婢往往白晝見少年入婢室

陸大怒縛群婢榜掠至髻鈇烙炮以訊其姦而終不得狀又堂前舊作盆池植蓮一日盆出於外而無發掘之迹遽命埋之越宿復然陸自臨視照水見其形冠服非常而立侍皆群鬼陸大怖又有聲於梁棟間漸與陸語索紙作詩始見數字在紙每讀畢一句則一句出而前句旋滅其語大畧皆譏戲陸也如是二年辭官怪始絕長緒自為人言如此

寇侍禁

寇侍禁立嘗為三司大將與同列李某者皇祐
中部督香藥往廣信軍納畢回京宿于定州永
樂驛之堂時甚寒乃熾炭炷燈擁爐而坐夜將
二鼓半某先寢堂後啾啾然如小豚相逐亦不
以為異俄頃門轟然大闢一媪長二尺許蓬髻
偃僂而前以口噓燈焰碧而將滅寇大驚以杖
擊之媪走寇逐之籟抵門扉偃仆于地即閉堂
之前門將走外廳呼其從者忘廳後之有屏也
頭又觸之而踣因大呼驛吏與僕斲薪秉火而至

見寇類破血流燈檠且折門閉如故李以被蒙
首伏冰下詢之驛吏云嘗有斯袂出自堂後右
城小穴中寇自說如此耳

張尚書

張尚書存冀州人家富於財策進士第累歷臺
省館函清要之職致政歸鄉閭一夕圍人見一
犢盜食馬粟逐而挂之但見白光奔宅向遂失
之門所如故翌日張病肌骨痛者數日向策杖
詣馬廄向圍人云旬日前夜見何物圍人曰見

一犢竊啗馬粟擊之化為白光而去張曰後或見不可擊也圍人頗疑之歲餘病亟閭者見一犢自宅門出追視乃不見俄聞宅中哭乃尚書也

朱左藏允中言

姜定國

高宗姜定國業九經一夕寢于家塾夢二人身長而貌狠怒氣勃然謂定國曰吾身長丈八可殺汝可噬汝定國驚魘號呼拒之而退明夜復夢如初大懼乃徙其寢具與門下客同榻

客取刀斷之少頃一蛇復至客又殺之
明日度二蛇果長三尋定國後登九經第今為
幕職官 聞之吉推官仲容

傅文秀

禮賓副使傅公文秀嘗自京挈家歸鳳翔府陽
平鎮之故居既而其兄之女為物所憑暮則覩
妝麗服處帷帳中切切如與人語家人問之不
對若是者殆半歲鄙有善制鬼者羅禁以其能
符禁鄉人呼為羅禁傅召使視之遂以法劾其

女乃云吾韓魏公之子也昔侍父鎮關中以病
死于長安驛舍昨日傳族經由悅其女美因而
壻之羅再三訊詰辭頗屈伏遂去後數夜號呼
於堂下曰汝雖絕我婚當歸吾子也再飲之以
藥下塊肉如拳自此不復至

並職方經臣言

胡郎中

胡郎中楷慶曆中偶會於真州嘗言有親舊赴
官湖湘舟行至鄂岳間舟忽不進舟人亦無以
施力其人焚香奠酒披秉再拜懇誠以禱良久

舟震然而逝他船見其舟後有枯木查牙躍高
數丈復沉于水不知何物豈蛟龍之變化乎

僧行悅

長白山醴泉寺乃景德寺西禪院之下院也歲
久頽圯僧行悅志欲營葺因靈市岩川董將軍
莊大木百餘章有大榆其上巨枝岐分向因雷
雨枝間有大足跡長僅二尺僧伐視之上下如
一因斷為數十百片俾其徒為稱佛所踐履持
之化誘諸郡三歲得錢五十萬寺宇一新頽極

壯麗事在天禧中李省山人目覩

評曰佛之徒以因果禍福恣行誘脅持元元
死生之柄自王公而下趨向者十八九恍又
能假詭異之迹俾夫庸懦者破帑傾篋而甘
心焉嗚呼人之好怪也甚矣

康定民

康定軍未建時古城卑缺人得而踰有邑居王
某與北郊村民聯親景祐五年秋村民為子娶
婦王赴其花燭中夜二媼家交爭紛然王不喜

遂於厨中得爨餘柴枝長三四尺持之以歸時
月色微明行二三里過古道有小兒約十數歲
遽來持王衣裾啼哭不已問其家亦不答乃力
解其手未數步又來相逐遂以所持柴枝擊之
即仆地不聞鼻息王默念曰兒定死大懼又慮
路人見而迹露乃疾走踰毀垣而入翌日不敢
出門恐官捕殺人者曰旣高不得出里巷伺探
消息寂爾不聞遂由舊路覆其事惟見一朽腐
棺板長三尺餘中微骨折尚有火煤之迹其古

道左右皆土崖高五六仞居民多穴之以瘞小兒蓋游鬼憑而為變耳

鄭前

治平中武昌縣令鄭前嘗覺膝理不寧晝寢曲室夢一老父衣冠揖鄭曰君小疾煮地骨皮湯飲之即愈鄭曰素不奉展何故至此云我西漢時與君嘗聯局事君已為三世人我尚留滯幽壤即詢其名氏云前將軍何復或欲尋吾所居可來費家園也臨別口占詩一絕云與子相

逢西漢年半成枯骨半成煙欲知土室長眠處
門有青松澗有泉鄭官澗之鄂清遊頭陀寺山
下城小路見叢薄蔚然向寺僧乃費家園也道
次有斷碑字已漫滅惟有何復字可辨冢前有
洧水洧老松數株 王承制元成時為巡檢具
知之

陳州女孺

慶曆皇祐中陳州通判廳夜有婦人嘗出與人
笑語或見其狀頗美詢其名氏曰我孔大姐也

本石太尉家女奴以過被殺問何不他適云此
中亦有所屬安得自便耶時晏相國鎮宛丘屢
倚新聲作小詞未出鬼即啞唱於外或早暮人
有登廳起忽於掖下作大聲人恐悸則笑有市
買卒時被驚喪所持甚苦之遂常以刀自隨後
復來驚隨聲斫之數夕但聞呻吟曰聊與汝相
戲何故傷我如是自此遂絕

括異志卷第九

括異志卷第十

襄國張師正纂

鍾離發運

鍾離瑾開寶間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女歸許氏居一日諭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嫗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之女受嫗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視事少間歸遇于屏是女流涕有感容且殺其家此罵詰曰不然某之父昔曾令是

邑不幸與母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矣且將為己女今明府欲得媵妻胥與姬以某應命適見明一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胥姬以審如女言誠家人易其衣食如己所生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姑將輟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復曰君侯獨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子固有季子願得以為婦安事盛飾哉卒以二女歸許氏久之君夢一綠衣丈夫造庭拜而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

然得請於帝願奉十任有土官故來致命後果
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令鍾離氏有仕
籍於朝常十餘獨出君之後故世為肥之寇族
若許之名爵父老已失其傳嗚呼二君之用心
非有求於世者特發諸至仁可彼附貴而親覲
然自以為得獨何人哉施報之事儒者蓋鮮言
若蛟龍斷地杜回結草千古豈苟傳亦有以警
勸云

蔡侍禁

蔡侍禁者故叅知政事文忠公之近屬也景祐
中常為京城西巡檢一日冠帶坐廳事有綠衣
蒼頭展刺云郎君奉謁旋見一少年狀貌如十
五六人衣淺黃衫玉帶紗帽升階拜伏自稱郎
君云前生與兄為昆弟固請紉拜蔡知其異不
得已受其禮與之偶坐凝定神思拭目熟視之
曰郎君必天地間貴神也何故惠然相過曰先
居娑上門誰三十年今期滿為皇城司主者所
遣故詣兄求一居止之所蔡曰某之解字湫隘

豈堪郎君之處也。即詣西廡下貯高結之室曰乞糞除之。補隙封戶。得此足矣。乃辭去。蔡亦僂俛令從者潔其室而扃鎖焉。少時有虹梁自東南抵室門而止。驢駕索駝負載巨索者。固知其數。復有金飾犢車垂珠簾張青蓋者數十乘。又有衣錦袍屬索鞵而騎者。執搨而起者。左右前後亦數千人。有伶人百餘。衣紫緋綠袍奏樂前導。郎君者乘馬按轡徐行。其後又有臂鷹隼率獵犬洎四夷之人數百。偕入於室中。大抵類車

駕之儀仗他人弗之見也俄頃郎君復至叙謝再三幸得居此必無絲毫奉擾苟有凶吉謹當奉報但勿令家人穴壁竊覘或要相覲宜焚香密啓即至矣言訖不見蔡氏舉族大恐怖雖白晝不敢正視其室月餘寂無他怪間聞合樂聲如聞風傳自遠而至者自此差不懼蔡之細君由隙窺之見郎君者乘步輦擁姬侍數百皆有殊色樓觀壯麗池館邃袤若宮室然蔡有男卒已十餘年亦侍其側因燭香已告郎君即至曰

嫂何爲者對以求見亡男曰嫂子在郎君處甚
樂無用見恐因驚而他適則有所苦懽告以母
子之情呼出母見即大慟急就之遂減去嘆曰
果驚去矣又數月遇蔡誕辰鬢純素數疋以爲
壽舉視之若煙綃霧縠又如以蛛絲組織而成
固非女工之所能杼軸也逮半歲來告曰兄已
授明越巡檢明日宣下令先兄往彼擇閭室而
上焉揚子江神相與素善恐知是親戚故起風
濤相戲不須憚也言訖即不見虹梁自室門而

起南望無際輜重儀衛如來時翌日果徙明越
巡檢將至任一日郎君前方丈悉水陸珍品顧
蔡曰非敢故為異味有悒於兄恐不相益耳到
任又半年一旦來見曰與兄緣數已盡從此辭
矣復由虹梁而去竟不知所適蔡族亦無他故
故客省張公亢守早涼之日說斯事公亦有傳

白鬚翁

嘉祐二年大理寺丞常洵為荊州潛江縣尉因
微巡至徑頭市路次草中有二女子年十三四

裸形如丐者僂僂出馬前云是黃八娘家女奴
來投官乞命詰之一婢云媪怒我暗殘金劍里切
數鬻鞭笞百餘又以火箸遍灼我身一婢云我
作勞少息不覺媪來怒我不起懸我足於梁以
刀割我尻肉悉褫去衣襦內空囿中不食已三
日矣常問何以得來云適有白鬚翁至囿前呼
某等令躍出某云饑憊而困且深不可踰又曰
但躍不覺隨聲而出乃引至官道云立此少選
有邑官來可懇以脫常至縣逮黃媪詰之一皆

承伏即送府時魏侍郎璠尹荆南劾治具款贖
金而釋之媼今尚在其悍戾殘忍真狼虺然嘗
適數夫或凌虐而致死或恐警而化儒前此婢
媵潛被戕害者數人每陰晦則厲鬼呼嘯所居
之前後媼叱之即泯然噫白鬚翁豈非神靈乎
指導二婢復生可謂明且仁矣向之被害者茹
歎銜恨於冥漠中翁宜白之真官以直其冤易
為力矣而今幽滯於黃媼之室豈向所殺者當
死耶不然凶暴之物鬼神亦憚之也不可致詰

矣 斯事常洵自云

韓元卿

韓元卿泗州人也景祐五年第進士皇祐中爲
陝州推官監司俾鞠獄于武昌事訖歸夷陵至
荊州黃潭驛忽持刀自到喉雖斷而未死祖擇
之時爲荆湖北提刑韓之同年進士也即視之
韓不能語但舉手如索紙筆狀因授之書云賦
濫分明罪且處斬乃棄筆於地祖命取桑根線
縫其創自以手褫去翌日遂卒先是元卿調于

京師紹稱無婦娶富室之女資送良厚洎挈之
到任則故妻在焉有男女數人矣富人女欲
以書訴於家則隄防甚密無由而達歲餘悒抑
而卒又不敢權厝于外但累以裋席瘞于廨宇
之隙地韓旣死方具柩而斂焉賊濫之誅豈非
此耶

李敏

李敏嘗為兗州奉符縣主簿會岳廟炳燭公殿
歲久再加營葺命敏督其役或曰宜先具公裳

再拜啓其事於神，李不應，遂徹瓦未半，黑雲滿殿，庭風颯大作。李始懼，披簡拜階下，仰視神座帳，上有黃龍長數丈，震_云數聲穿屋而去。凡損椽百餘，里炳靈公自後唐明宗聽鬻僧之語，遂贈官立祠。余謂龍蟄于神帳上，因徹瓦而驚，隨風雷徙去，未必神之靈變也。向少卿宗道云。

樂平港鼉

潭州樂平橋港，乃湘之支流，傳有鼉能變怪，食

人歲有溺死者天聖中市民李姓者弟溺死不得屍以為麗之食也李氏痛切無方以復其屍因刺掌血濡墨作章夜醮奏而焚之祈達於帝是夜夢吏若道士盡天神之從官者駐民以行久之至一處深巖虛潔若天府屏而屏之外有數吏以鐵索繫一物長數丈如龍而一角目光如電甚可畏吏指告民曰爾將與此共見也民方悟為鼉妖已而俱入立庭下遙視殿上若有物往來而不辨其詳有頃一人下殿呼曰江

躡肆暴枉言平人決鐵杖一百處死李某不合
以掌血腥穢上瀆高真且付王碩決脊杖十五
遂俱馭出民覺而歷、誌之常惕息寅畏懼罹
罪置杜門不預外事後十餘年侍御史王碩知
潭州民坐遺火延燒一坊伏罪竟如所夢
之長沙僧寶珪云
得

導道者

僧令導陝州人也多智數善附黷權勢天聖中
出入劉皇城家因而名聞宮掖莊獻賜與巨萬

於陝州造一寺，俗極壯麗，凡用錢十餘萬緡。嘗自安業南街乘馬而西，呼僕取隆策。時有瞽者坐茶肆前，仰而言曰：「僧豪也，遵異之過百許步。」下馬復來，揖之未已，即曰：「豈非隆策之僧乎？」遵曰：「然。」復曰：「若之聲名嘗達天聽，有之乎？」僧曰：「有之。」因問將來之事，良久曰：「自此十五年歲在丙戌，當有大禍，宜杜門避之，不爾免死為幸。」僧不懌而起，既歸，陝具以瞽者之言告其徒，咸曰：「遵道者戒行素嚴，禰何由而至，以謂不然，至慶曆。」

六年傳岩潤馬道人將圖不軌陝有市民亦預其謀民將自陳于官密詣僧謀之僧曰若自首于郡不過免死而已我有主人在京師地連

但持我書詣之因其言以達朝廷宣止免罪當獲重賞民從之行至洛黨中二卒告變籍有民名捕得盡道所以然之狀及出簿書時薛紳守陝郊大怒遂黥遵為武昌城卒

董中正

董中正宿州高資戶也邢州僧慈演者寓外宿

有年矣畜鏹千餘萬寄於董室其後僧病且死
錢遂沒于董氏治平三年春中正病亟大呼曰
邢州不須呵詆待我還爾錢數日卒其長男為
符離衛校既殯父即日得病信宿遂恍惚云邢
州就我父索錢有人監督甚急乞少緩詎敢詆
譎也既而又死宿有樂人張遂自岱岳回出徐
州界張弓手店見衛校者躍馬而來問何之曰
大人有少緡錢為券約不明在兗州對辦暫往
省向若今歸即可至我家言我甚安道中不暇

作書也張至者詣董宅將道其事方知董之父
子皆已死矣 四會縣尉呂遜云

同州村民

同州馮翊村民寶元中有牛生一兒旋失之民
家有老翁八十餘夜則來與老翁共語人皆聞
之忽謂公曰我昨日往延州與羌賊交戰南兵
失利劉石二大將皆為賊擒鄰里相傳喧然聞
於邑大夫方將逮翁詰之後三日敗問果至自
茲州縣屢有呼向兒謝翁曰我住此今翁家不

寧遂去不復來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仲春癸丑日

虞山逸民俞洪重錄畢

括異志卷第十終

跋

右括異志十卷襄國張師正纂宋史藝文志所記卷數同晁氏郡齋讀書志曰師正擢甲科得太常博士後遊宦十年不得志於是推變怪之理參見聞之異得二百五十篇魏泰爲之序是本無魏序僅存一百三十三篇陳氏解題尙有後志十卷或其他一百十七篇列入後志而今已失之歟四庫著錄亦十卷提要無貶詞僅據王銍默記疑爲魏泰託名之作列入存目以是流傳甚少此尙爲明正德時人依宋本傳錄可貴也甲戌初春海鹽張元濟